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busy street scene. In the upper left, there's a building with a shopfront where a person is behind a counter with baskets of red items. A line of people, including adults and children, is waiting. In the center and right, a group of children i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, some holding red items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yellow color.

买山里红的孩子

夏 有 志

北京出版社

买山里红的孩子

夏有志

北 京 出 版 社

买山里红的孩子

夏有志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75印张 75,000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-29,500

书号: 10071·425 定价: 0.35元

目 录

买山里红的孩子.....	(1)
旋风.....	(9)
湖边的声音.....	(25)
雨夜.....	(30)
B角演员.....	(44)
龙地冬.....	(61)
差一个也要等.....	(69)
接姥姥.....	(76)
暖人的火苗.....	(83)
哥哥十八，我十二.....	(90)
座位.....	(95)
小泉的疑问.....	(112)
两个苹果的故事.....	(118)
大风降温.....	(140)

买山里红的孩子

副食店卖山里红啦！

小刚风一样飞跑回家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山里红！又大，又红，街上的好多人都去排队买啦。”

奶奶正在淘米，斜眼看了看他：“鸡飞狗跳的，瞧，脸蛋都快冻成山里红了。山里红，酸不溜秋的，有啥好吃。”

“奶奶，人家说山里红能帮助消化，奶奶，买一毛钱的吧，晚饭，我一定多吃一大碗饭，奶奶……”

奶奶被小刚磨得没办法，只好甩甩手上的水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然后伸手去怀里掏钱包。小刚见奶奶这慢条斯理的样子，心里急得象有个小猫爪子在挠，他嚷道：“您快点吧，哎呀！晚了就没了。”

奶奶终于掏出了钱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张一角的

钱，说：“买的时候，先看看，要是不好，就买五分钱的。”

“哎呀，您快管我吧，准保好吃，不信，我买回来先让您尝俩。”

奶奶嘴一撇：“我才不稀罕哪，我的牙还要呢。”

二

副食店的水果摊前，排着一条长队，小刚站在了队尾。他踮起脚，伸长了脖子去数排在他前边的人数。数了一遍，二十五个，不放心，又数了一遍，二十四个。

“甬急，你准买得上，你看，后面又排了十几个了。”

说话的是前院的王爷爷，他正站在小刚身后。他有个五岁的淘气孙子，这一准是为他的小宝贝来排队的。小刚并不太相信王爷爷的话，他仍担心买不到，就继续数人数，二十二，二十一……

一个个买到山里红的人从他身旁走过去，他们手里捧的山里红，手绢包里露着小红脸的山里红，都在撩拨着他的心。

瞧，宋小芳领着她妹妹过来了。她是小刚的“死对头”。两个人在一个班，可谁也不理谁，特别是升

人三年级以后，她更牛气起来，平时连瞥都不瞥一眼小刚。可现在，你说她可气不可气，她领着妹妹走到离小刚五六步远的地方不走了，右手捏着一个山里红逗她妹妹。这一逗，把小刚的舌头根下面逗出一汪汪水儿来。

看呀，宋小芳的妹妹要吃山里红了。她可能是第一次吃吧，张着小嘴，露出一排碎玉般的小牙，半天不敢咬，可是，她犹豫了会儿，下了决心，对着红果，使劲，一咬！哎呀，她象掉了牙似的猛地一闭眼睛，两只手使劲地捂住腮帮子……

小刚使劲把口水咽了下去，别转过头来，不敢再看下去。

十九，十八，十七……

忽然，前面的队伍动起来，传来好几个人声音：

“别加塞！讲点纪律！”

“要买，到后面排



队去！”

“这么大个子为嘴加塞，不嫌寒伧！”

随着这七嘴八舌的斥责声，从前边队列里弹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，显然是被推出来的。小刚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胡同里有名的“拳头大王”周三！这周三的拳头远近闻名，小刚清楚地记得，前天，周三一拳把小明打得顺鼻子流血，附近几条胡同的小孩没有敢惹他的。就是跟他走了对面，都不敢抬眼看他，你要是一看，跟他的眼神对上了，他就会找碴揍你：“照什么！骨头又痒痒了？”

小刚偷偷峻[suō]了周三一眼，只见他披一件棉袄，露出紧箍着胸脯的猩红线衣，分外刺眼，小刚赶紧低下了头。

怕什么，偏来什么。周三走到小刚跟前停住了脚，不走了，他拍了下小刚的肩膀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哥们儿，给带两毛钱的。”

小刚只觉头皮儿发紧，他没抬头，也没答腔。周三见小刚没回话，就有了三分气，他又拍了下小刚的头，仍然压低嗓音说：“哥们儿，说话，管不管？”一股刺鼻的烟味冲进鼻子，小刚屏住呼吸，还是没答腔。前面的人向前挪动了几步，小刚紧紧挨上去。

忽然，小刚觉得腰眼的地方被什么硬硬的东西咯

了，下，他一躲，原来是周三的一个手指头在戳他。他想再闪开半步，可是周三的另一只手搂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圈在怀里，然后用更低的嗓音说：“别找不自在，告诉你，谁要是惹怒了咱爷们儿，我一拳头下去，让他满地去找牙！”话没说完，一张硬纸塞到小刚手里。这就是说，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啦。

十四，十三……

小刚捏着那张两角的人民币，觉得它是那样沉重，简直象一块钢板。

十二，十一，……

前面水果摊上的山里红只剩下半筐[pǒ]箩了，忽然小刚的身后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哭闹声：“我不走，我不走嘛，我要吃山里红！”

小刚回过头去，见王爷爷身后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正跟他妈妈哭闹呢。小孩的妈妈正在哄他：“小宝，乖，不哭。咱们买不上了，妈妈带你去买米花。”

“不，不嘛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山里红！”

那孩子越哭越响，连王爷爷也回过头去劝。

小刚只觉得血直往脸上涌，耳根子热得火烧火燎。他看了眼周三，只见他斜靠在电线杆上，正得意地吹着口哨。猛然间，他脑子闪过许多高大的形象，这多数是近一年来黄老师讲的，有雷锋，有何运刚……

他们一齐来到他跟前。他又看了看水果摊，啊，山里红更少了，已经稀稀疏疏地露出了柳条编的筐箩底。

突然，小刚跨出队，犹豫了一下，几大步走到周三跟前，把钱一扬：“给你。”

周三一愣：“干嘛？”

“我不买啦！”

“你自己呢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买啦！”

“不买？你不想吃啦？”

“不想吃，山里红不好吃，没味儿！”

小刚说完，回身就走。可是右脚还没迈出去，就被周三的脚绊了一下，他踉跄两步，“扑”地脸朝下摔倒在地上，额头撞在马路上，“嗡”的一下，眼前迸出无数颗金星。他咬咬牙，正想往起爬，周三一把揪住他的后衣领，象抓小鸡似地把他提落起来。小刚挣了两挣没挣脱，憋得他喘不过气，他忘记了一切，大喊起来：“我就是不吃也不替你买，就是不替你买！”

嘭！周三的拳头，象个重重的皮槌擂在小刚脸上。“轰”的一下，鼻子象在水里呛了一下，又酸，又胀，他分辨不出是怎么个疼法，眼前房倒，树歪……

周三问他：“买不买？”

“不买！”

“再嘴硬！”周三的拳头又举起来，就在这时，街上赶来几个大人，架开了周三的胳膊。

“为什么打小孩！”

“耍什么流氓！”

一个大婶用手绢给小刚擦脸。小刚还在嚷：“你拳头硬，可是我不怕你！就不买！”

周三又要扑过来，被几个大人狠狠地推搡了几下，他老实了点，可是他还想狡辩：“他踩我的脚，我还不揍他……”可是话没说完，就淹没在一片训斥的声浪里了。



三

小刚拐进一条胡同，靠在墙上，用手绢擦着脸，脸上有好几条水，让风一吹，皴[cūn]得杀疼杀疼的。脸上的水是泪吗？不，小刚不会承认的。因为他从来就没哭，他没想哭，他胜利了，王爷爷的宝贝孙子能

吃上山里红啦，那个小男孩该不哭了。而那个打人的人呢，他失败了，他有什么！照黄老师的说法，他们这样的人是可怜的，哼，早晚他得知道他打人是错了！

可是，那脸上的水又是哪儿来的呢？他也说不清了，因为，从小长到这么大，从没有谁这么狠地打过他呀！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不争气的眼睛流出了水，不，他没有哭。

有脚步声，是谁站在了身后？他赶紧把头贴在墙上，挡住了眼睛。

忽然，他觉出有只手伸进他的口袋，往兜里塞了把什么，调转头就跑走了。他把手向兜里一摸，啊，是一把热乎乎的山里红！他抬起头一看，哎呀，是宋小芳，就是那个“死对头”宋小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“大哥哥，大哥哥！”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向他跑过来，胡同口站着他的妈妈。那个小孩的手上捧着七八个山里红，到了小刚跟前就往他兜里塞，一边塞一边奶声奶气地问：“还疼吗？大哥哥。那个人真坏！”

就在这时，隔着一条胡同传来奶奶的呼唤声：“小刚，小刚，快回来，你王爷爷给你送山里红来啦！”

小刚啊，小刚，不知为什么，眼眶里的泪珠，竟象一颗颗晶晶亮亮的葡萄珠儿，大颗大颗地滴了下来……

旋 风

上星期六下午，全校大扫除时，我们班捎带给语文教研组打扫了一遍。这个忙没白帮，语文组的老师们把废旧卷子和几大捆报纸，都送给了我们班。班主任陈老师对我说：“你带几个同学把这些纸拿到收购站去卖了，咱们班要建立图书角，正愁钱不够呐。”

“让我去卖废纸？”我有点犹豫，想找个借口不去。陈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当然得你去了，你是中队长嘛。”

吡，中队长，中队长就该死！

我本想说不去，可是又一想，陈老师交给我这个差使，也是对我的信任，千万不能把老师对我的好印象给损坏了。我就强捺住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说：

“那——好吧，可是，让谁跟我一起去呢？”

陈老师见我答应了，挺高兴，她一回头，正看见有三个人拿着扫帚和簸箕过来，用手一指说：“就让

他们仨跟你一块儿去吧。”

我的天！陈老师的手指头可真会指，左不指，右不指，单单指了他们三块料！

“林大勇，汪涛，李晋，你们三个过来，交给你们一个任务。”说着，陈老师向他们走了过去。

我心里这个窝火呀，简直象塞把草一样，别提多堵得慌了。

这三块料没一个好鸟儿。真的，你别笑。

李晋在小学五年都没戴过红领巾。上中学了，陈老师让我去动员他写申请书入队。他把眼皮一翻，给我一个卫生球眼：“入队？得了吧，中学生还入队？您发展我入团吧。”

当时我真想呛白他一句：“就你还入团呐，入什么团？入伙食团吧，你！”可我是中队长，没说出口，只好忍下气给他在陈老师那儿告了一状。

再说那个汪涛，贫嘴瓜舌的，每回搞中队活动，他都能把我气得差点晕过去。哪儿有他，哪儿就甭想消停。

最要命的还是那位林大勇。他可真够勇的，勇到哪儿去了？派出所！上星期五，他因为打架，碎了一块商店的玻璃，直到夜里，才被他爸爸从派出所给接出来。

我的天，要我带这三块料去卖东西，这不是要我的

命呀！所以，当陈老师向他们交代任务时，气得我心里直哼哼：哼，陈老师真好眼力，他们要听您的才怪呢！

谁承想，这三块料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仨人一个劲儿点头，远远看去，就象小鸡啄米一个样；那神情，简直就象让他们代表全班去领奖状似的。

好吧。让我带他们去卖纸吧。陈老师，您就等着看热闹得啦，他们要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也算我把他们看错了。

二

怎么样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陈老师一转身，林大勇就一溜烟儿跑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

剩下俩，四只眼睛麻嗒麻嗒地瞅着我，你说多气人。

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
“……”没人搭腔。

“走哇！”我又说了一句。

“去哪儿呀？”汪涛冲我吸了吸鼻子，做了个鬼脸儿。

“去哪儿？到语文组办公室去扛纸！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头前走吧，着什么急呀。”李晋慢条斯理儿

地打了个呵欠。

我一赌气，拔腿就走。走了十几步，他俩才踢里沓拉地跟上来，那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比咬了口苦瓜还难受。

到了语文组办公室门口，我愣住了。我没料到会有这么多废纸：两麻袋，四大捆。哼，陈老师真不愧是教数学的，连卖纸都计算好了：一人扛一个麻袋，正好两人，一人提两捆报纸，正好两人。不多不少，正好四个人。

陈老师的算术题编得不错，可让我怎么办呢。溜了一个，剩下俩没精打采——唉，真窝火！

不过，我可没敢说怪话。陈老师曾经说过：干部是火车头，同学是车厢。车厢动不动，全靠车头带。唉，现在剩下这两节死沉死沉的车厢，就全靠我来带动了。我没好气地冲他们说：“还站着干嘛？走吧。”

“怎么走哇？”汪涛又是一吸鼻子。我真想把他的鼻子拧下来。

我知道他俩是在诚心气我，我就不再理他们了。我走到麻袋跟前，使劲一提，把麻袋扛在左肩上，又去提报纸。你猜，他俩怎么着？愣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而且，李晋竟“呖呖”地吹起了口哨。

我这个气呀，我把牙一咬，晃晃悠悠站了起来。我刚一动窝儿，那个汪涛也吹起口哨了。哼，他们这

是用口哨二重奏在为我送行呀。我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可是，眼泪没掉下来，我的汗却冒出来了。刚走了几步，我就觉出麻袋的分量来了；而且，捆报纸的绳子也勒得手指头生疼。我犹豫了，就凭我这模样，可怎么走到废品收购站呢？



“走不动也得走，决不能让他们笑话！”我心里憋着气，硬挺着走了，谁知，越走肩上的麻袋越沉，越走报纸捆越往下坠，我的腿开始发软发颤了，真的，要再往前走，非得累趴下不行……忽然，我听见远处响起一阵吱吱扭扭，唧唧咯咯的声音。我抬起汗湿的头，啊，林大勇正推着辆小车迎面走来。吱吱扭扭，唧唧咯咯，吱吱扭扭，唧唧咯咯，声音越来越响，声音越来越近。接着，在小车辘辘声中，传来林大勇怪声怪调的话。

“吱吱扭扭。”嘿，中队长可真有劲儿呀。”唧唧咯咯。